

黃喬生

十一號 八道灣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书店

生活書店 出版有限公司

黃乔生

十一号 八道湾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15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道湾十一号 / 黄乔生著. — 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16.4

ISBN 978-7-80768-111-3

I . ①八… II . ①黃… III. ①鲁迅 (1881~1936) - 人物研究
②周作人 (1885~1967)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74824号

责任编辑 肖严

装帧设计 张胜 / 生生书房

版面制作 从文工作室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4月北京第1版

201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22.5印张

印 数 0,001-5,000册

字 数 203千字

定 价 58.00元

(印装查询：010-64052612；邮购查询：010-84010542)



鲁迅 (1881—1936)



周作人 (1885—1967)



周建人 (1888—1984)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鲁迅、周作人和社会活动家周建人——人们称为“周氏三兄弟”或“周氏兄弟”——曾居住过的八道湾十一号宅院，坐落在北京西城。从西直门向东，西直门内大街与赵登禹路交叉口向南约一百米，路东有一条狭窄弯曲的胡同，就是八道湾胡同。沿着这条胡同往东走，是十一号的西跨院。绕着院子往南，再往东，是前公用库胡同（现名前公用胡同）。八道湾十一号的南门也就是正门，就开在前公用胡同里。鲁迅、周作人的日记、书信或文章里提到他们的住宅，有时写作“新街口八道湾”，有时也写作“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

清末，这一地区属正红旗管辖，颇有一些尊贵住户。八道湾十一号原为东邻刘姓大院（今八道湾九号）的一个附属院落。鲁迅到八道湾看房时，他的教育部同事钱稻孙一起去看，那时已是民国八年，王公贵族纷纷凋零。在钱稻孙的印象中，这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小王府”。

从公用库这个名称推测，附近应该有过仓库。据史料记载，在八道湾东面，现在的后公用胡同一带，有过一个宫衣库，可能是保管宫廷服饰的地方，但也有史料称之为“官银库”，后来，也许是为了避免使用“官”、“宫”字样吧，简称前、后公用库胡同。如今，干脆去掉“仓库”的“库”字，成了“公用胡同”，离本意更远，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八道湾地处皇城西北，习惯上人们笼统称这里为西城。鲁迅当年写小说，背景除了设在他的故乡绍兴外，偶尔也设在北京西城。例如《示众》开头就写道“在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周作人有时也在文章或者书信的结尾署上：某年某月某日于北京之西北城。

鲁迅在此居住时的民国时代，此地行政区划属右四区。

八道湾胡同西边原本有一条从西北向东南流去的弯弯曲曲的金水河。民国二年出版的地图上，还有这条河的标识。后来河水渐少，河道淤塞，变成一条臭水沟，称为“大明壕”。1921年，开始填沟修路，但河水仍在下面流淌，成为暗河。直到1930年，河道才全部填平，修成马路，分为南北两段，当地人称这样的道路为“沟沿”，八道湾处在北沟沿，所以周作人就有文章叫作《北沟沿通信》。胡同名称中的“湾”字，也有可能是指河道而非指胡同的形状，虽然这条叫八道湾的胡同——有时写作“八道弯”——的确弯得可以。

这条北沟沿大街，后来为纪念国民党西北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阵亡的将军，得名赵登禹路（另外两个同时命名的是张自忠路和佟麟阁路）。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北京市委和市委机关的群众组织为了表现革命性，写报告给中央，提出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人不是抗日英雄，道路应该重新命名。于是，“赵登禹路”改为“中华路”（“张自忠路”改为“工农兵东大街”，“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1972年后整顿街道名称，“中华路”还曾改名为“白塔寺东街”。1984年，又恢复了赵登禹路之名，沿用至今。

多年来，这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院落的生存状态不

佳，早已不复当年旧观，甚至险些被拆毁。所幸，因为曾为鲁迅所居，它在高楼大厦雨后春笋般生长的时代，仍奇迹般地生存着。

全国鲁迅纪念的设施共有六处，分别在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和南京。北京的鲁迅旧居坐落在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现为宫门口二条）胡同，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里建有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旧居在北四川路大陆新村；绍兴是鲁迅的出生地，故居也是祖居，如今连同他少年时代就读的私塾，都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鲁迅曾任厦门大学教授，该校集美楼上鲁迅住宿和办公合一的房间乃至整个一层楼，如今也辟为鲁迅纪念馆；同样，广州的大钟楼上也建有鲁迅纪念馆；南京是鲁迅青年时代求学的地方，他就读过的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旧址，现存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内。该校也特设鲁迅纪念室。

鲁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有四个：宣武门外绍兴会馆、八道湾十一号、西四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和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居住时间最长的是绍兴会馆，时间最短的是砖塔胡同。绍兴会馆是公共住所，非专有住宅，鲁迅和周作人在那里借住；砖塔胡同则是短期租住。可以作为故居的只有八道湾十一号和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住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将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辟为鲁迅故居和博物馆，而没有选择八道湾十一号。

八道湾十一号住宅是周氏三兄弟将故乡绍兴的房产卖掉筹款购买的。1921年，周建人离开，1923年，鲁迅因与二弟周作人反目，另购房屋居住，八道湾宅院留给了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的前

妻及儿女使用。周作人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加入伪政府，战争结束后被逮捕判刑，房产被法院没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府也曾考虑在八道湾建纪念鲁迅的设施，因为院内有一部分房产属于鲁迅，鲁迅曾在此创作了包括《阿Q正传》在内的大量作品。据院内的居民回忆，有一天许广平来了，跟住在院子里的华北军区纠察队的连长说，鲁迅和周建人名下的房产都捐给政府了。她还转达周总理的意见，说这里以后或辟为纪念鲁迅的场所，或改作鲁迅小学。但这些设想后来没有实现。

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参观的人，常常问起八道湾十一号的情况。博物馆的鲁迅生平陈列中，不但有这座院落的老照片，而且还有一个全景模型。但有些观众，不满足于这些材料，总想实地察看。我自己就陪同过好多位中外朋友到八道湾参观。大家看到院内加盖的低矮拥挤的房屋，满地堆放的杂物，总是不胜唏嘘，发出沧海桑田之叹。

我每次去八道湾十一号参观，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居民搬出大杂院、改善居住条件的渴望。他们总是询问，政府有没有建立博物馆的计划，何时才能“动”。1996年，因为旧城改造，八道湾一带要开发商品住宅楼。消息传出，舆论涌起一片反对声浪。关键时刻，鲁迅的威望起了作用，八道湾十一号连同周围的一片平房幸免于拆。

同时，人们也不能不考虑，假如保留院落，一个凌乱不堪的大杂院将做什么用场？居民埋怨于内，开发商虎伺于外，其状况终究令人不安。有人建议辟为鲁迅旧居，作为鲁迅博物馆的分馆对外开放。有人就此提出反对意见：全国纪念鲁迅的机构已有六个，

北京也已经有一家规模较大的博物馆，不必再增加同类设施了。

还有人主张将其辟为北京（新）文化研究基地。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大事件，研究新文化，不能绕过鲁迅和周作人。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和周作人等都在那里担任过教职；周氏兄弟在北京的住宅也是新文化尤其是新文学史上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文学史家郑振铎曾说：“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周作人）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周氏兄弟同住的八道湾十一号具有丰富的人文价值，需要充分认识，妥善保护，合理利用。

2009年1月

目录

一 四合院	1
二 全家福	19
三 文学合作社	33
四 宾客	53
五 《阿 Q 正传》	77
六 求学和就医	93
七 信仰	121
八 离散	133
九 自己的园地	159
十 苦雨·苦茶	169
十一 知堂	189
十二 “日本店”	201

十三 刺客	219
十四 周公馆	231
十五 圈圈	247
十六 恩仇	269
十七 余光	291
十八 房产	309
后记	319

附录：

周氏兄弟与八道湾十一号	329
参考书目	341
鸣谢	343
肇赐嘉名（代跋）	344

一
四合院



八道湾十一号周宅，摄于20世纪20年代

周家原籍浙江绍兴。

在绍兴，周家是大户，当地称作“台门人家”。但到了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一代，周家已经衰落。周福清发奋苦读，中进士，入翰林院，给周家带来中兴的希望。但他性情乖戾，仕途多舛。后来科场舞弊，被捕入狱，经皇帝亲自过问，从重处罚，被判斩监候。周家为了减刑，卖地当物，疏通关节，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更加拮据。鲁迅的父亲还因此被斥革了秀才名分，永不得参加科考，再无出头之日，因此抑郁成疾，三十七岁去世。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和两个弟弟担惊受怕，颠沛流离，寄人篱下，屡遭白眼，深切感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兄弟们有了一个心愿：重振家业。

鲁迅18岁踏上了外出求学的道路，二弟作人步其后尘。他们先到南京，后到日本，接触了新学，开阔了眼界。他们所走的这条道路，与传统的科举仕途相违，按当时人的说法，是“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很不光彩的。但世事难料，几年后朝廷废科举，兴新学，他们这一批青年，既有旧学根底，又受新学熏陶，倒成了时代的弄潮儿。

当初，眼看两个哥哥陆续到大城市读书甚至留洋，建人也不愿待在家里了。他向母亲表达了外出求学的心愿。母亲不愿意三个儿子全都离开自己，想留一个在身边。两个哥哥假期回家，也

竭力劝说弟弟留下来照顾母亲。他们承诺，等他们两个在外面站稳了脚跟，就把母亲和弟弟接过去同住，有福同享。鲁迅的母亲曾对邻居谈及这段往事，说：“你们大先生、二先生出去读书，三先生因自幼身体瘦弱多病，我也不放心他离开我，而且那时家里也确实没有钱。于是，你们大先生、二先生商量决定，他们出去读书，让你们三先生留在绍兴，一面照料家务，一面可以陪伴我；再在绍兴找点工作做，一面自学。将来他们学成回国，工作以后，收到薪金大家合用。这就是你们三先生没有出去留学的原因。”¹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先在杭州，后回到绍兴教书。当时，二弟作人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尚在日本；小弟弟在家乡的小学校教书，两兄弟的收入不高，又要资助周作人夫妇，经济仍不宽裕。1911年9月，周作人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携羽太信子回到绍兴。三兄弟和母亲，一家人共同生活了几个月时间。

辛亥革命后，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随后到北京）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1917年4月，经鲁迅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周作人来到北京，先在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任职，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鲁迅在北京的前几年，住在南城的绍兴会馆，过着单身生活。政事之余，他潜心读书，研究学问。二弟来京后，也住在绍兴会馆，两兄弟生活上相互照顾，学问上相互切磋。

新文化运动兴起，鲁迅和周作人文名渐盛。他们在北京立定了脚跟，就谋划将在绍兴的家属接到北京。绍兴老宅周围的房屋已经差不多都卖掉。新主人希望买下整个宅子，催他们尽快搬

¹ 俞芳《太师母谈鲁迅兄弟》，见《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走。这形势，使他们不能再犹豫。

尽管鲁迅平时对家乡颇多不满，但卖掉祖宅、永远离开家乡，想必感觉像一棵树被连根拔起，感情上不免起些波澜。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¹

全家迁居北京，就须在北京找房子。

从1919年2月开始，鲁迅四处看房。从寻找的范围看，都在北京城西，这首先是考虑离工作场所距离较近——鲁迅供职的教育部，在今北京西城西单附近的教育街；周作人任教的北京大学，在东西城交界处的沙滩。鲁迅先由教育部同事齐寿山介绍和陪同到报子街、铁匠胡同，同朱孝荃、张协和到广宁伯街看房子，此外还同林鲁生等人一起看了鲍家街、辟才胡同等处的房子。5月间，经教育部同事徐吉轩介绍，到蒋街口、护国寺一带看房。7月间，终于看中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院子，15日量屋作图，21日决定购买，随后验契付款。8月19日晚在广和居收契并付1750元，另加中保人酬金175元。10月5日，收房屋九间，付400元。当时，院子里居住的似乎不止一家。11月4日，鲁迅又由徐吉轩陪同，到八道湾见罗姓房主和中保人，交房款1350元，至此完成了对全院房屋的购买。房款加上中保费、契税和装修费用，合计花费4300多元。

看房、议价、办各种契税、筹借款项等，几乎由鲁迅一人完成。鲁迅曾通过教育部的同事齐寿山借了500元，利息一分三厘，

¹ 鲁迅1919年1月16日致许寿裳信。信中还说：“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